

1

长老

“肯定没那么简单。”我咕嘟着，双眼盯着那扇通往上帝之速号航运层引擎室的坚固金属大长老门。在迟钝的思绪中，我看到了大长老深色的双眼，一如他死前的样子。我看到了俄里翁回味大长老之死时，嘴角那得意的笑。在我克隆而成的样貌之中，除了与先前列位大长老们的那些相似点以外，肯定还有一些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相貌特征。而且一定是独家版本的，绝对不是我脚下的、储存在飞船底部的那些克隆材料可以制造出来的。

不过，我喜欢思考这件事。

我将拇指按在生物扫描仪上。在同步接受到那张让我始终感觉陌生的，但却属于我的面部影像后，大门随即洞开。

一阵机械的气息——混合了金属、油脂与烧焦的气味——在我走进引擎室的时候将我环绕。墙壁随着引擎的低沉轰鸣不住震动，“嗡嗡-呜呜-嗡嗡”的声音在我听来一如既往的美妙。

一等航运者们站在前方，等待着我。引擎室通常挤满了航运者，忙着查明铅冷快堆故障的原因，但今天我要求和地位最高的十名航运者——仅次于我的那些官员——进行一次私下会晤。

我跟他们相比简直衣冠不整。我的头发又长又脏，我的衣服早该送去回收再利用，他们深色的束腰外衣和平整的裤子十分相衬。航运者们没有什么制服——这艘飞船上没有任何制服——但首席航运者毛莉要

求手下的每个人必须穿着整洁，特别是一等航运者们，他们都穿着毛莉喜爱的那种深色服饰。

毛莉是二十一岁的那一代，只比我大几岁。但她的眼角已经浮现出皱纹，嘴角也仿佛永远耷拉着。毛莉那头短发的发际线平整得能让木匠用来确认自己水平尺的精度。艾米说，上帝之速号上的每个人都一模一样。我想，从我们都是同一种族的角度上说，她是对的。不过没有人会把毛莉误认为其他人，也没有人觉得她配不上首席航运者的地位。

“大长老。”她用问候的口吻说。

“我告诉过你的，叫我长老就好。”

毛莉的眉头蹙得更紧了。从我承担起现在的职务之后，人们就开始称我为“大长老”。我早就知道自己迟早会成为大长老，但我完全没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到来。不过我生来就是要继承这个职位的。我就代表了职位本身。就算我审视自己的时候看不出这一点，也能从那些航运者们立正的姿势里，以及毛莉等待着我发话的样子看出来。

我只是……没法承受这个头衔。有人在艾米面前叫我“大长老”，而我没法忍受她眯起眼睛、绷紧身体的样子，虽然只有那么一会儿，但足以让我明白，我无法容忍她把我当作大长老来看待。

“我不用改头衔也还是大长老。”我说。

毛莉看起来并不同意，但她没有反驳。

其他一等航运者都看着我，等待着。他们全都伫立不动，背脊挺得笔直，用毫无表情的面孔对着我。我知道，他们完美的姿势部分是因为首席航运者毛莉的铁腕，但我知道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过去，来自于被杀之前的大长老对于所有人的严格要求。

他们这种坚忍的服从绝非是因为我的影响。

我清了清喉咙。

“我，呃，我需要跟你们谈谈，一等航运者们，谈谈这部引擎的事。”

我吞了口口水，又干又涩的感觉充斥着口腔。我并没有看着他们。如果我直视他们的面孔——他们那年岁更长、饱经沧桑的面孔——我会不知所措的。

我想到了艾米。我第一次见到艾米的时候，眼中所见只有她明艳盘绕的红发，仿佛凝结在水中的墨痕，她苍白的皮肤像冻结她的冰块那样，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可当她的面容浮现在我脑海中时，就会是她抬起下颌时的表情——她生气的时候，这个动作会让她显得比实际高大。

我深吸一口气，大步穿过房间向毛莉走去。她抬头迎上我的目光，挺直背脊，紧抿嘴唇。我站在近到让人不舒服的距离，伸手用力一推她的双肩，让她撞在身后的仪表板上，而她却毫无畏惧。不同的表情在其他人的脸上闪过——第二航运者谢尔碧面露困惑；第九航运者巴克眯起双眼，下颌紧绷；第三航运者海莉则轻声地对第六航运者乔迪说了句什么。

但毛莉毫无反应。这就是毛莉与飞船上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她甚至不会问我为什么要推她。

“为什么你没有摔倒？”我问。

毛莉按着仪表板站起身来。“仪表板挡住了我。”她说。她语气平静，但我察觉到了她话语中的一丝警惕。

“如果没有东西挡住你的话，你就会摔倒。这是力学第一定律。”我略微闭了闭眼睛，试着回忆我为此刻而学习的所有知识，“在太阳系-地球上，有一位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艾萨克·牛顿。”我结结巴巴地吐出这个名字，不确定其中到底是几个“萨”。我说出口的是“艾萨萨克”，我不确定是不是说错了，但这并不重要。

而且，此时其他人显然明白我在说什么。谢尔碧紧张地看着毛莉，她的目光一次，两次，三次地瞥向毛莉平静得不自然的面孔。一等航运

者们那种严肃的表情渐渐撑不下去了。

我忍住一声苦笑。这看起来正是我一直在做的事：破坏大长老努力建起的完美秩序。

“这位牛顿，他提出了好几项力学定律。他写的那些东西看起来浅显得要命，不过……”我摇了摇头，仍旧为他那些力学定律之简单而惊讶。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想到呢？为什么大长老会想不到呢？为什么大长老把科学的所有基础都教给了我，唯独漏掉了牛顿和他的力学定律？他究竟是不知道这些定律，还是不想让我知道？

“让我感兴趣的是关于惯性的那一条。”我说。我慢慢地踱起步来——这是我从艾米那里学来的习惯。我从艾米那儿学到了很多，包括她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我是说一切。

伴随着我的问题的，是一阵担忧：我怕自己会因为胆怯而说不出话来。直到这一刻，直到我站在这些航运者面前，那台引擎则在我的背后无力地转动。

我暂时闭上了眼睛，而在眼睑之后的黑暗中，我看到了我最好的朋友哈利。我看到舱门打开，他的身体飞出之时，那空洞虚无的太空。我看到了他嘴角那抹笑意。那是他死前的微笑。

“太空中没有外力影响。”我的声音只比引擎“嗡嗡-呜呜-嗡嗡”的声音大一些。

三个月前，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哈利从舱门滑出。而如今，他身在太空之中，没有任何力量会阻止他在群星间永远飘浮下去。

航运者们都看着我，等待着。毛莉眯起双眼。她不会自己坦白的，她会等我从我嘴里“撬”出真相。

我继续说道：“大长老告诉过我，引擎的效率正在变差。他还说我们比预计时间落后了好几百年。而且我们必须修复引擎，否则有可能永远无法到达半人马座-地球。”

我转身看着引擎，仿佛它能告诉我答案似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它，对吧？我们不需要什么燃料。我们只要能让飞船有足以加速到极限速度的燃料就足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关闭引擎。因为太空里没有摩擦力，也没有重力——飞船会不断穿越太空，直到我们到达那颗行星为止。”

“理论上是这样。”我不知道毛莉的谨慎语气是因为她没法确信这个理论，还是因为她不相信我。

“如果引擎无法正常运作——如果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十年——那么我们的问题应该是速度过快，不是吗？我们会径直从那颗星球旁边飞过……”现在，我的语气中有了怀疑——我所说的话正在推翻我原本的全部认知。但自从大长老死后，我就一直在研究引擎的问题，可我就是无法将大长老告诉我的事与我在太阳系-地球的书上学到的知识联系起来。“该死，我们要担心的应该是飞船会因为无法减速而撞上半人马座-地球，而不是在宇宙中漫无目的地飘浮，对吗？”

我觉得引擎仿佛长着眼睛，而且那双眼睛也在看着我。

我看着那些航运者们，能看出他们——他们所有人——都知道，引擎的问题并不在于燃料和加速能力。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知道的。我告诉他们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等航运者们当然知道牛顿、懂得物理学和惯性。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当然明白，大长老所说的燃料不足、缓慢穿越太空、又比预计时间落后云云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真是太愚蠢了，还以为自己的想法与众不同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我有些恼羞成怒。“引擎到底有没有出问题？还是说燃料出了状况？”

航运者们将目光投向毛莉，但毛莉却仍然沉默地看着我。

“为什么大长老要在这件事上欺骗我？”我感觉自己就快失控了。我不知道自己该期待怎样的反应——比如我指出问题的关键，然后航

运者们恍然大悟，立刻解决？我不清楚。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够站在他们面前讲解物理学定律，以此来反驳大长老给我的解释。我没想过自己说出要说的话以后，他们看着的人却是首席航运者，而不是我。

“大长老骗了你，”毛莉平静地说，“因为我们骗了他。”

2 艾米

一滴水拍打在金属地板上。

我紧闭双眼，让自己专注于眼睑之后的黑暗，不去理会周围的寒冷。“我开着车，车子行驶在漫长空旷的公路上。”我大声说道，声音在高高的天花板和四面的金属墙壁间不停回荡。“车窗摇下。音乐开着。非常响。”我努力回忆更多细节，“响到让人觉得车门在震动。响到让后视镜里的影像也模糊不清，因为它也在震动。还有——”我仍旧紧闭着眼睛，补充道，“我将手臂伸出窗外，手掌摊开，就像在飞翔。”

又一滴水落了下来，这次落在我赤裸的脚上，颤抖从我的脚趾一路传向发根。

“我开着车，这是我最想念的事了。”我低声说。我猛地睁开双眼。我的双臂——在想象自己驾车行驶时愚蠢地抬起的双臂——笨拙地垂了下来。

这儿没有什么车，也没有什么看不见尽头的公路。

只有这些。

飞船上那两个每天都在变小的冷冻室。

水滴滴落。啪嗒。

群星的彼岸

留在这里无异于玩火，我很清楚。或者更准确地说——玩冰。我本该在我父母的冷冻室继续融化前，将他们推回去的。

但我没那么做。

我拨弄着颈上的十字架项链，那是我离开地球时，随身带着的为数不多的物件之一。当我坐在冷冻层的地板上，盯着我被冷冻的父母，努力回想再多一件曾被遗忘的事情时，这条项链是我唯一能用来祈祷的东西。

我曾因祈祷而被长老嘲笑，为此我足足责骂了他一个小时。最后他大笑着举起双手，对我说，如果我这么固执于信仰的话，那么我想信什么都可以。讽刺的是，我的所有东西，包括我曾经坚信的那些，如今都在从我的指缝间渐渐溜走。

以前的日子更单纯，也更轻松。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我的父母和我会被低温冷冻，我们将会在三百年之后醒转。那颗星球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在日程安排中，只有低温冷冻这一项如常进行。可随后我就提前醒来了——不，不对，是长老叫醒了我。我不能让自己忘掉这件事。我不能让自己忘记，我会在这儿完全是他的过失。我不能因为我们之间度过的三个月而否认他从我这里夺走一辈子的事实。

有那么一会儿，我想起了长老的面孔——不像我现在了解的那样英俊而又高贵，而是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模糊氤氲，那时他把我从这只玻璃棺材的残余部分里拖出来，蹲在我赤裸颤抖的身体旁边。我还记得他温暖而抑扬顿挫的声音，还记得他跟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真是个骗子。

只是……这并不是真话，不是吗？在飞船上的所有人之中——甚至包括我那被冷冻的父母——只有长老将真相告诉了我，并等待我接受这一切。

长老模糊不清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而且我并不是透过冷冻液看着他：我想起了他在雨中的样子。在供给层的那个夜晚，天花板上的洒水器将一场瓢泼“大雨”洒落在我们头上，压得花朵弯下腰去，那时的我惊恐而又不安，而“雨水”自长老的头发末端流下他高高的颧骨，停在他丰满的嘴唇上……

我摇了摇头。我无法恨他。可我也无法……嗯，总之我无法恨他。

我能恨谁呢？俄里翁。

我用手臂环抱双膝，抬头看着我父母冻结在冰里的面孔。最糟糕的莫过于我提早醒来，而我的父母却仍在沉睡，而在这艘混乱不堪的飞船上，每天所能感受到的只有时间和悔恨。

我不知道在这里的我算是什么。没有了父母，我就不是任何人的女儿。没有了地球，我几乎觉得自己不像是人类。我需要一些东西，一些能够再度充实我的东西，一些能够定义我本身的东西。

又一滴水滴落下来。

我已经苏醒了九十八天，三个多月。而我们本该在五十年后登陆的事实却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到底会不会登陆。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每天都会到这里来。这个问题促使我打开父母的冷冻室，凝视着他们冻结的身体。我们到底会不会登陆？因为如果这艘船真的迷失在太空中，没有到达新星球的可能性……我就可以唤醒我的父母了。

只是……我答应过长老，不会那么做。我曾问他——就在一个月之前——有什么必要继续冷冻我的父母？如果我们永远无法着陆，为什么不现在就唤醒他们？

他与我四目相交，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同情与悲伤。“这艘船会着陆的。”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话语的含义——这艘船会着陆的，只是我们看不到那一天。于是——我信守了对他的诺言，还有对我父母的诺言。我不会唤醒他们。只要他们抵达新世界的梦想仍有实现的可能，我就不能这么做。

目前来说，我愿意相信还有充足的希望。但再过九十八天，我还会这样想吗？也许那时我根本不会在乎这飞船是否会着陆。也许那时，我会足够勇敢，能够按下复苏按钮，让他们的冷冻室完全融化。

我仰起身子，与父亲的双眼齐平，虽然他双眼紧闭，且与我相隔几英寸^①厚、带着蓝色斑点的冰。我的手指在冷冻室的玻璃上滑动，勾勒出他的轮廓。玻璃因室内的温度而蒙上了一层雾气，触感光滑，留下了我父亲脸部的清晰轮廓。寒意渗入我的肌肤，我的记忆闪回到那个时刻——虽然只有几分之一秒——那是在接受冷冻、失去意识之前所感受到的冰冷。

我记不起父亲笑起来的样子了。我知道他的脸会有动作，他的眼角会堆起皱纹，嘴唇会牵动。可我记不清了——看着冰中的他，我想象不出他的笑容。

这个男人看起来一点不像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总是充满活力……可这个人……并非如此。我想，我的父亲也许就在这具身躯里的什么地方，可……

我看不见他。

我砰地将冷冻室推了回去，再重重地关起门。

我缓缓起身，不知该往何处去。经过那些冷冻室之后，这一层的前方是一条满是上锁房门的走廊。那些门中只有一扇——那扇门的键盘

① 1英寸=2.54厘米。

附近涂有红漆的痕迹——是敞开着的，但门后便是一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星空。

我常到这里来，因为星星让我觉得自己很正常。现在，它们却让我觉得自己就像飞船上绝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是个怪胎。难道不是吗？我是唯一怀念那些事的人。在这飞船上的两千多人之中，只有我知道躺在自家后院的草坪上，伸手捕捉那些懒散地飘浮在夜空中的萤火虫是什么感觉。只有我知道黑夜会渐渐取代白天，而不是由开关来切换昼夜。只有我体验过睁大眼睛，看着真正天空的感觉。

我不想再看什么星星了。

在离开冷冻层之前，我检查了我父母冷冻室的门，确保它们都还锁着。我父亲的冷冻室门上还留着之前那个“X”记号的些许痕迹。我用手指描过这两笔。那是俄里翁画的，为的是标出他接下来要杀的人。

我转过身，望向位于电梯对面的基因实验室。俄里翁的躯体就冷冻在里面。

我可以唤醒他。当然不只是按下一个解冻按钮那么容易，不像唤醒我的父母那么容易，但我仍然能够唤醒他。长老曾经告诉过我这间冷冻室与其他冷冻室的不同之处；他给我演示过让俄里翁复苏时需要设定的计时器的设定方式，以及复苏时必要的按键顺序。我可以唤醒他，等到他苏醒以后，我就能问出那个问题——每次透过冰层看着他凸出的双眼时，都困扰着我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杀死其他冷冻者？为什么他要在我父亲的冷冻室上做记号，将他选为下一个杀害目标？

更重要的是，他为何会选在这时开始谋杀？

俄里翁或许真的相信那些冷冻的军方人员会强迫飞船上的人们充当士兵与奴隶……但他为何会在距离登陆日期还如此久远的时候切断